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宦海升沉錄

第十一回 立盟約疆臣抗偽命 獎殊勳撫帥授兼析

話說袁世凱既補了山東巡撫，早知義和團中人不是路，故盡地痛剿，不遺餘力。果然地方所有團黨，都畏袁世凱之威，盡逃出山東境外。遂至山西、直隸，延至北京，無地不是團黨聚集。一來因毓賢任了山西巡撫，此是一個袒團排外的班首，故義和團中人更倚著他，在山西地方，更橫行無忌，因此團黨愈聚愈眾。端王知道毓賢是個自己心腹，一面令他撫慰團黨，收為己用；又付直隸是北京門戶，不可不用個心腹人做總督，遂又在太后跟前，力說榮祿有才，方今時事多艱，宜留他在京，主持大計。太后覺此言有理，遂降旨令榮祿人京辦事，換過裕祿做北洋總督。那裕祿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，便與毓賢一般，贊團黨是義民，一力主張排外。是以義和團更弄出無法無天的事，天天把外人殘殺，凡焚燒搶掠，幾於無地不然，裕祿統置之不問。

單是山東地方，自袁世凱到任後，連一個團黨的影兒也沒有。

不特團黨中人含恨袁世凱，就是端王、剛毅兩人，覺直隸、山西兩省本與山東毗連，若山東巡撫亦是自己心腹，盡可令三省團黨融為一氣了。因端王、剛毅看著義和團是個有用的人。只道他不費國家財糧，不費國家器械，皆奮勇赴戰，若能結合他們，不愁他們不聽自己號令，將來愈聚愈眾，不啻百萬大兵。

這時不特謀取大位，外人不敢借口，就是外人要開仗時，有團黨可用，一來人數既多，二來又是能弄法術的，怕還要把外人殺個片甲不留呢！端王、剛毅懷了這個天大的想頭，好像做夢一般，故一心一意要袒護團黨。今見袁世凱獨不與自己同情，偏把義和團欲殺個淨盡，心中甚憤，即欲革退袁世凱，屢在太后面前，訾袁世凱的短處。

惟榮祿恰可已經入京，一力替袁世凱周旋。榮祿便通知袁世凱，告以端王、剛毅黨同伐異，屢欲將他撤革。那袁世凱聽得，即把自己見地復告榮祿道：「自古斷無崇尚邪術能治國家的。今團黨自稱能弄法術，使刀槍不能傷，槍炮不能損，只能瞞得三歲孩童，焉能欺得智者。且看他們借扶清滅洋之名，專一殘害外人，實在有違公法，破壞國際，又復大傷人道。將來各國必要與師問罪，試問己國能對敵各國否呢？若不及早見機，必貽後來大禍。今端王、剛毅反信團黨可用，其中必有異謀，不得不防他，免釀出大變。」這等語，榮祿聽了，覺袁世凱之言，真有至理，便把袁世凱復來的電文呈奏太后。時太后亦以袁世凱之言為是，但當時端王權勢太重，滿朝都是他的黨羽，況又當團黨驟發之時，若一旦把端王的權位撤回，他一定鼓動團黨，鬧出事來，這時如何是好。因此惟有忍隱，惟不聽端王之言而已。是以端、剛二人疊次排擠袁世凱，太后只是不聽。

端王料知是榮祿替他迴護，到這時又反悔招惹榮祿入京。

此時反不能奈何一個袁世凱，心中如何不憤。因有榮祿在京要替袁世凱出力，實無可如何。便再邀剛毅計議道：「有那榮祿在京，我們行事，盡有的阻礙。更有袁世凱在山東地方，就是附近京畿一帶義民，係我們所欲利用的，總要被他的解散。你意究有什麼善法來對待他呢？」剛毅道：「袁世凱仗著攻剿亂黨之名，似是名正言順，我們實不能說他閒話。不如請朝廷降一道諭旨，說外人的無理，各督撫速籌防務，準備開仗。那袁世凱若真要違抗時，我們便治他違旨之罪；他若不敢違抗，我們便乘勢令他與洋人打仗，豈不是好？」端王聽了，笑道：「不想老剛直如此足智多謀，孤實有賴。但方今洋人因團黨殺了教士，聯合起兵，正在圍攻天津，我們本是利用團黨的人，已如騎虎難下，這時若靠朝廷號令，設一旦朝廷要與洋人講和，我們如何是好？不如自己拿定主意，就即發諭旨，給各督撫遵守便是。」剛毅道：「王爺殿下此言更為有理。因朝廷政權全在軍機，門下與王爺又同是掌理軍機的人，盡能發得逾旨。就自行擬就電告各省，有何不可。」端王聽罷大喜，即令剛毅擬旨發出。

時各國自因團黨橫行，慘殺外人，由各國公使先後警告總署，請中國遵守公法，剿除團黨，保護外人。但當時大權在端王之手，總署各大臣如何敢置議？因此並不復答各使。因端王、剛毅既有奪位之心，正在以團黨為忠義，冀收為己用，故對於團黨，一味袒縱。那時，團黨以端王且贊頌自己，餘外各官，也全不瞧在眼內，統計殺了都統慶恆，劫了尚書孫家鼐，終日在京裡只是殺人縱火，劫奪財貨，無法無天。

那端王又招了甘肅提督董福祥，帶領甘軍入京，並令他統領團黨。所以團黨與甘軍又聯為一氣，通同作惡。不特教堂教士難以保全，直至販賣洋貨的店子，都要毀拆搶掠。每一次殺劫洋人，必有些饋獻端王。那端王又獎頌他得勝，遂一發得意。

鬧了幾個月，搶劫一空，得錢揮霍。因有端王袒護，更無所不為。凡遇被火燒燬洋人樓房，並不准人往救。若有人前往救火的，就道他是交通洋人，也一並禍及。直至劫無可劫時，竟與甘軍聯合，遂同往攻使館。因為各洋人教士欲逃禍時，都走到使館躲避，那團黨乘機遷怒使館。

怎奈使館中人抵禦甚力，團黨、甘軍，圍攻不克。團黨一發憤怒，見著使館中人便殺。計先後殺了日本使署書記員杉山，又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。各國聽得，好不憤怒。因兩國見仗且不能殺害公使，今團黨如此，總署還置之不理，直不得不怒。

不知總署不是不理，不過畏忌端王，無可如何。更有些京官，要討端王歡喜，也一同贊頌團黨，更有些隨同團黨學習拳棒，使團黨越加兇惡。各國如何忍得，就起了聯軍，先是攻破大沽口，並進攻天津，欲向北京長驅大進。故端王就於此時假命發諭，著各督府備戰。時各督撫得諭，都躊躇不決。

單是袁世凱接了道電諭之後，更為疑惑。因團黨正是破壞公法的人，本該早些向各國說句好話，還易了結，受害仍是淺些。今反欲與各國宣戰，實不是辦事的。且己國中東敗後，焉能與各國相抗，將來豈不是禍上加禍？因此又復電詢榮祿，問個底細，並詳陳一切利害。

嗣得榮祿見過太后，已知前諭不是朝廷發出，榮祿即照復袁世凱。袁世凱聽得，心中大憤，默念：「此事關係安危，怕別省督撫亦如直隸、山西一般，必坐取瓜分之禍。斷不宜置之不理。」遂分電各省督撫，力言各國不易抵禦，外人不宜殘殺，並把日前的諭旨，不是朝廷主意，只出於端王之手，據實分告一遍。電中又請各省聯合，籌一個保全的辦法。

自袁世凱發了此電之後，先是兩江總督劉坤一、大為贊成，次及湖廣總督張之洞，亦以此策為是。因各省都得有消息，知道那時的諭旨，多半是端王的偽命，便由江督劉坤一、鄂督張之洞，依著袁世凱之議，往復與東南各省的督撫電商妥協。因當團黨發作正在夏天時候，便訂明自五月初一日以後的諭旨，一概不遵，各省都為允肯。

論起專制國的朝諭，誰敢違抗？一來因當時是個變局，端王無理，人所盡知；二來又自量不是各國敵手，除了端王、剛毅兩人的妄想，都不願輕易言戰；三來當日劉坤一、張之洞，已算是疆臣中有點聲望的，由他發起，自然樂從。於是江蘇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山東、江西及閩浙兩粵，各疆臣都電復允從。這叫做東南督撫同盟。一面與就近各領事訂約，聲明東南各省，照公法盡力保護洋人，各國亦不得攻擊東南各省。在各疆臣固樂得如此，且以當時團黨猖獗，殘殺無理，各領事亦願如此辦法，因此便成了這盟約。

端王聽得，也十分憤怒，但各督撫已聯為一氣，究不能奈得一個袁世凱什麼何。惟有竭力鼓舞團黨，好望殺退外人，自己就可以登其大寶，自無人敢來干預。因此更假托諭旨，頒發巨金，賞給團黨。那些團黨，見端王、剛毅為人，可以欺弄，一發殘殺搶掠，反到端王府裡報捷。端王不惟不責，反為嘉獎，弄得團黨無法無天，更稱什麼大師兄呢，大仙姑呢，二郎神呢，也道是玉皇大帝命他下凡，扶清滅洋。更道服了靈符，焚了黃表，就刀劍不能傷，槍炮不能損。一派胡言，弄得端王顛頭倒倒，信以為真，便令內外各官員都要獎勵團黨。

因當時正是端王當國，凡在仕途中，那一個不討端王臉面，以求早日升官？果然順端王者或賞或升，逆端王者或殺或革。

凡是有一點官廬的人，千辛萬苦才得了一官半職，如何不畏端王的威勢？故大半都是順著端王，京內如在親王載勳，鎮國公載

瀾，大學士剛毅、徐桐，尚書趙舒翹、啟秀，侍郎英年、徐承慳，府尹王培佑、何乃瀛；京外文武各官，如提督董福祥、總督裕祿、巡撫毓賢。後來更有一個李秉衡，自從由山東巡撫轉任川督，因教案革職後，任為巡閱長江大臣。他恨外人甚深的，趁著端王排斥，故亦自討奮勇，入京督兵。其餘大小官員，附從端王、剛毅的，也不能勝數。餘外縱不肯附從端王，惟是雖明知團黨不是，亦不敢言他惡處；若是不然，那團黨就或搶或殺，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，端王總不根究，只是搶殺一次，獎勵一次而已。

那時，端王、剛毅只道羽翼既多，指日可以取得大位，又以為團黨真個是由天下凡，來扶清滅洋的，也信團黨有飛天遁地的法術，指日又可以殺退洋兵，因此更為得意。不想團黨用那些邪術，只能欺得小兒，實在沒半點實際。那洋兵究竟是船堅炮利，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。提督羅榮光陣亡後，又攻破天津，及登岸以後，所向難御。雖有聶仕成一軍，可能一戰，但寡不敵眾，況疲戰之際，實難支撐得幾時；且團黨因毀拆鐵路時，被聶軍攻擊，故團黨亦恨聶仕成如眼中釘刺。是以聶仕成當與洋兵開仗時，反被團黨在後路攻擊，遂至腹背受敵，竟至被傷殞命而去。

自聶仕成亡後，更無一人是洋兵對手。那董福祥雖口出大言，但在京中圍攻使館四十多天，連一間使館也不能攻進去，可知不是個戰將。至於李秉衡，亦只是個紙上談兵的，實沒一些韜略，因屢戰屢敗，已經自盡；若是直督裕祿，早先已歿去了。那團黨固不能敵得洋人，只會殺本國的官吏而已。所以洋人聯合八國大軍，勢如破竹，沿天津而進。自聶仕成歿後，既無敵手，直攻破了北京。

那時北京政界中人，凡從前趨附端王的，或逃或殺，也不消說。惟這場大禍，累及朝廷，洋兵既已入城，料必至玉石俱焚。況各國中，如德國憤恨欽差被殺，如日本憤恨書記被戕，總不免殺人雪恨；更怕連太后與皇帝，都不能了事。因外人雖知這場禍是端王、剛毅惹來，惟那裡分得許多，眼見是朝廷袒團排外，殺戮洋人，如何恕得。因此太后也慮不能倖免，便與當時皇帝商量，離了北京，直望西方而遁。又以直隸與京城，也是緊要地方，只命些親信大臣留守京城，又復命榮祿再任直隸總督，隨後也除了講和一策，更無辦法了。

果然太后與皇帝出奔之後，各國即統軍入到北京。太后奔到西省，只得令爵相李鴻章與各國議和，卒要賠了幾百兆，又將縱團排外為首的大臣，盡法懲辦了，方肯訂立和約。遂把端王廢為庶人，莊王及剛毅、趙舒翹，勒令自盡，瀾公亦革職謫貶。除徐桐已故之外，如啟秀、王培佑、何乃瀛及徐承慳與巡撫毓賢，也一概治罪。這都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和議既定，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鑾。既將禍首大臣治罪，自然將有功之人獎敘。想以當時各省督撫，全憑得東南互保，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，論功以劉坤一、張之洞為首，就各賞了一個官保銜；又想袁世凱一任山東巡撫，即力行主剿團黨，又力陳團黨不足恃，且首倡致電各省，不遵偽命，若當時政府裡頭聽袁世凱之言，斷不致有今日之禍，便將袁世凱從優獎敘。

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凱，亦無人敢為袁世凱阻力，自不消說。恰可榮祿復任直隸總督，自從端、剛被罪，或革或殺之後，那李鴻章亦於和議後身故，只有榮祿一人，掌執大權。他一來是個貴戚，二來又是個相臣，所有從前端、剛大權，都落在他手上。他一發信任袁世凱。那直隸與山東，又是毗連之省，有事自然互相酌議，無不惟袁世凱之言是聽。袁世凱又最能利用權貴，因亦深得榮祿之心。故更令袁世凱在山東改練新軍。自是袁世凱聲望日隆，雖是一個巡撫，權勢在各疆臣之上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及到了榮祿沒時，遺折竟薦袁世凱一人，可繼任北洋總督。那時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凱，又得榮祿保薦，就升授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。自任了北洋之後，又有一番事業。正是：

方為撫院巡東省，又補兼圻鎮北洋。